四書箋解

四書箋解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梁惠王　此卷孟子對時君之言大要以行仁義而王天下爲主然每章因問而答因事而言不可概以爲仁而王朦朧套語混過須逐章詳辨之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章但言保國之道正人心止篡奪則國無不利不可濫及興王言利之害止在本國臣民不可泛及天下大勢　六曰字要緊心繫於利則言亦惟知有利倡言利則建之爲號而無慚以謀而不慮其害君臣上下交起而談成乎風向所以其害如此若上能倡言仁

義則臣民皆知其爲美而言之且行之故言不可不愼

王何必曰利節　不曰王不可曰利而曰何必不曰惟有仁義而曰亦有仁義此因其言利國而言謂卻欲利國亦何必孜孜於利而倡言之亦唯與賢士講求仁義之道而已蓋仁義本君臣上下不可不修之而推行之足以成王業利本小人之道非爲上者之所屑言今且勿論但以利害言亦惟此可以止篡奪而保其尊親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若言利則不特不足以利且禍從此發身危國亡何利之有哉

王立於沼上章　次節後二段固是分應此二句然只是引古作證不是解樂不樂之理此二句不妨實發勿以侵下爲拘賢者不賢者五字要緊行仁以利民爲賢虐民縱欲爲不賢

詩云節　與民偕樂謂君以民之安逸飽煖爲樂民以君之臺觀池沼爲樂互相樂也若云民有田廬之樂君有苑囿之樂則是各樂其樂非偕樂矣此是效驗語與下民欲與之偕亡相對所以偕樂之故上賢不賢見不在此處著實

不違農時節　此下三節是三次舉行事不違農時節乃因見在之田疇務農業興山澤之利以足民蓋方在飢荒之餘未可即行制產事故以足始待民既足然後制產而修養老興學之政然當饑荸亂離之際不但制產政不可即行即不違農時一節事亦必待民免於死之後來歲方可施行故狗彘食人食一節責其去妄費發倉廩行救荒之政以解目前之急而待春作以議足民此三節施行之次第救荒爲先足民次之制產等政又次之而本文以救荒在後者以二節責其從前之不能行而立言次第以在

後者爲扼要也

五畝節　五畝之宅二段是導民以養老勿論概作制產說上但修明政令使民自爲之孟子言王政最重養老非但足黎民也　百畝之田句重勿奪其時句輕此乃制產一定之大法無有餘無不足而民皆均平得食　孝弟之義義者乃事父兄之禮如問安視膳隅坐隨行之類不得不然之理

寡人願安承教章　此章專責其減膳罷燕飲田獵以救荒

以刃與政章　此政字淺乃出令殺人也與下行政政字不同　挺刃政皆是譬喻

晉國天下莫强章　此章以惠王新敗之餘神志沮喪求一逞而不得曰如之何則可其氣餒而無可奈之情甚迫故孟子所以告之者說得甚是容易曰百里可王曰制梃可撻曰夫誰與敵曰王請勿疑皆是不難之辭所以鼓舞之辭所以鼓舞其頹怯之氣在此數句上著意

地方百里節　一句甚是陡頓見得雪恥何足道要王便王不論强弱

王如節　暇日只是耕耨之暇時文謂省刑薄斂則有暇日不通修孝弟忠信亦須上有以教之如前章養老興學之政但此要說得容易故略言之耳

彼奪其民時二節　此二節言秦楚之不足畏申上制梃可撻之意

仁者無敵節　此節總頂疑者疑巳之弱不可振秦楚之强不可勝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　襄王直是不足與言孟子亦不以施仁而平天下望之卒然一問有詰孟子而詭其不能定天

下意而孟子以定於一答之亦言有王者起則不肖之君分據土貢者自消滅意孰能一之與之是自恃其擁民據地人不可奈何之意孟子以民叛而不肖之君斷不能禦之大意如此

四節　不嗜殺人謂不好戰樂殺須玩一嗜字驅已之民以致死以多斬獲而論功皆是嗜殺

末節　苗槁喻民之無所歸浡然生喻民之爭歸於仁人一雨而萬頃之苗一夕皆與一仁人出而九州之民一旦而歸其勢如此　水之就下爭趨不息誰能禁之非暴君

可以封疆域刑戮禁者

齊宣王問曰章　齊桓晉文之事專字乃其富國强兵之略如齊之作內政寄軍令晉之作原田作州兵之類正與保民之仁術相反對宣王欲倣行之以求其所大欲者勿以二霸之會盟者征伐攙入　此章一術字要緊有不忍人物之心須有其術方可行王道成王業到末節制產方是仁術實際術是心之所生故統名之曰心曰是心曰此心曰斯心皆心之術也心無術則欲成王業而必窮孟子所以知王之可以保民者在易牛一事蓋欲舍牛則必廢

釁鍾欲釁釁鐘則必不能舍牛猶之乎欲保民不興兵則恐
壓大欲欲求大欲則必不能保民以故雖有老老幼幼不
忍人之心而不能推以及四海乃王於不忍牛之心卽有
易羊之術以兩全合乎君子見死之道則以此心此術推
之保民卽以興王而成其大欲無不足矣此章舊有察識
擴充二義今畧分四段第一段自首章至是心足以王矣
直指其易牛之心爲可以保民之心且未及察識第二段
自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至何如王者何也是教王知有是
心卽有是術察識者是察其心之不窮於術也旣以是心

足王令其自信忽從百姓之不知而妄議使自反而求當時兩全之心自有君子善全不忍之道第三段就合於王者何也一問告以有是仁術之心則於自家老老幼幼之仁上推以加於百姓甚易而以善推其所爲結之是教以擴充第四段自後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詰其可以能而不爲之故乃在以求大欲又與首段釁鐘舍牛兩全相應使卽所察識者而擴充則民可保大欲可遂斷不在講求桓文之事唯制產養老興學則卽此保民卽此而王故以然而不王者二句決言之如此首尾一氣無不

通矣　然則廢釁鐘與一問是章內要緊關節只爲必須釁鐘便不能舍牛若舍牛則鐘必不能釁矣一疑遂且令不忍之心不能推行正似欲保民則必廢大欲大欲不可廢則必須興兵構怨不知自牛之外有可釁鐘之物富國强兵興兵構怨之外自有遂所欲之道王知不可廢而卽有易羊之術足王之心在此　是心足以王句對何由知吾可也已決定結煞下二句又起一端以便察識語雖甚急而不相蒙是心心字原有術字在內有易羊之心乃能遂其舍牛之心是心裏靈通之妙用故曰足以足以者用

之不窮道之善全者也後學推善字從此生出俗解但云愛牛不忍其死全失本旨　百姓以王爲愛亦有隱照意王若行保民之術亦必有議其迂闊而忘大略者不知此愚者惡知之俗議不必以爲異

無傷也節　仁者之心原是委曲旁通善成萬物先王本此以行仁政而王天下如易牛一術恰與君子遠庖廚之道合王能反本以行保民之政則於先王有是心行是政善推之道合　不忍見不忍食仁以遠庖廚而全正不須斷肉不食是以句重言君子之術卽所以爲君子之仁

有復於王者節　自下告上謂之復周禮之所謂復逆也猶今稟話謂之回足以及三字指仁術而言以羊易則牛乃可以舍全其不忍之心而不至以廢釁鐘故使不忍之心不足於用　獨何與一詰與後詞同而意異此就上一一譬喻詰不保無問其何故之意　然則一羽之不舉言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不用明不用力不用恩果然一羽不舉輿薪不見百姓用字是著力字擴充只是用恩本有之恩善推之而見於施行下用爲字亦是此意

不爲者節　前王之不王言王之不成王業以功效言非

不可成之功如挾山超海是也後王之不王言王之不擴充以用恩而行王道以成業乃事甚易而不爲如折枝而謂不能也

老吾老節　此節實講擴充承上折枝來說其甚易曰運於掌曰舉斯加彼而已曰無他焉皆言甚易擴充者就其固有之心而充之不待別求也推卽推其老老幼幼於一家之心切不可混易牛在內老吾老幼吾幼之心人皆有之老老而有安老之術幼幼而有恤幼之術人皆能之但不能推以及人耳推恩須有推恩之術如後制產是也善

推善字正是保民之術不推不足以保妻子者徒有是心而無術以推之也此節只是如此說切不可以能愛牛而不能愛人爲不善推若愛牛而不能愛人爲失親親愛民愛物之序則易牛一事是大顛倒與王道相悖何以云足以王乎註骨肉之親一段是朱子通論道理與孟子所言之指全不相干涉勿從俗說而悖本文　今恩足以及禽獸三句速下直到然後快於心與皆是詰問其所以不保民之故獨何與正是使王自度

權節　此輕重長短在下文見興兵構怨之重且長保民

之心輕且短請王自度其故而下以然後快於心與詰之亦知王之不快而特以此激之也　此註不可從若云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則失序不仁乃亡國之道而何以足王乎且王偶然以羊易牛原不見得重且長而牛雖生而羊死亦甚輕且短矣非殺麋鹿如殺人之罪爲重獸而輕人也觀抑字卽從上文轉下可知

若是其甚與句　一句是齊王病根王只以興兵搆怨爲威服天下必不可廢之術而當時强大之鄰非戰不足以服之卽不勝猶可以保國故決意以求桓文富强之術不

知適以致災也在此句露出　此節反本與下亦異乃反而求之於己國保其固有之民爲王業之本

今王節　發政施仁之事在下文制產上蓋仁政行於國則士樂行其道而家給人足商旅亦安居而獲利不可逐句言施仁添入貴德尊士譏而不征等語觀一使字便見仁政方行人皆踴躍之意欲仕欲耕等且只是心中想望身在異國而心已歸嚮孰能禦之方是去本國而來歸其本國暴君不能禁之

無恆產節　開口從恆心說起又曰驅而之善又曰治禮

義可見孟子所言保民之王道歸重在教民上制產則養

老興學因之而行非養足而後教乃卽養而寓教也上旣

有以保民而民得以養其老幼其幼興禮義以自相保則

民無不保矣此王道之所異於霸政也

王欲節　此節本字乃養爲教之本制產以足民而民易

於從善也

末節　此節是仁術之大全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必有

不忍人之政

莊暴章　好樂甚是謂可樂之甚

可得聞與節　扼要在此一節以啟發其樂與人同而後可好

今王節　鐘鼓管籥亦是世俗之樂

文王之囿章　大意止是欲其罷殺麋鹿之禁未說到行仁政成王業上去次節與民同言其囿與民同玩二三節煞語以互相比相形為立言之妙

交鄰國章　此章前言交鄰後言征伐若不相蒙而實是一意齊王之問交鄰亦只是未能相並權且納交戰國時皆是此術孟子所以言有道亦非竟言以講信修睦之為

道蓋當時若秦楚三晉無恆無信虐民好戰直是不可與定交孟子所言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終是滅之驅之太王句踐又不待言仁者唯無富天下之心曲意包容以順俟天命樂待其改過而柔懷之故曰樂天註言氣象亦言立心如此坦然無競之初心有此氣象也彼得罪於天之時則又不容不恕若知者則初有不甘於卑屈之心特以天命未至不敢遑忿以强爭而屈意自全以立定保國之規模待時而動及乎天怒人怨則以理興師而安天下湯之於葛句踐之於吳文王太王之於二夷文王之於密

武王之於紂一也總之可包容則包容之以全吾仁勢不敵則退而自保以用吾知仁知所以養勇而勢已便已不可復容則以大勇興師可對天下可助上帝要不損吾仁知也

雪宮章　俗解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孟子賢者指孟子言大謬凡往見與及人來見而見皆曰見此王在雪宮孟子往而王出見之也註明言人君能與民同樂云云

賢者明是賢君下文皆言人君之道俗解不通

三節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明其一時上下和同之美

昔者節　大意止在上三節下六節引事以證之耳惟章末言興發補不足則是欲王發倉廩以拯民前言補助亦此意所謂憂民之憂也

晏子節　巡所守述所職者諸侯以安其國之民爲職守無非事者謂民事

今也節　民乃作慝當世從行及運糧之民作奸私以害所至之處不在君命索人供億飲食以虐民

王之臣章　舉王之臣以比王之不能養民

二節　舉士師以比王之不能察吏

三節　不治兼上二節言

所謂故國章　此章亦只言保國之道勿添入與王意舊解全不清楚凡一章問答迭出必共一條貫必無前後不相應雜泛支離之理章首言無世臣親臣王不曰何以識其賢而任之乃曰識其不才而舍之何以與孟子相應孟子方論進賢而又言其去之殺之又拈一句國人殺之既與進賢意不相連貫又與無親臣意不合若只隨語看解豈非不通蓋孟子立言之旨原因齊王好信遊談之士於其世臣巨室信新進之排陷而奪其權則殺之止因王

務好士之名如淳于髡田駢愼到騶忌之類一朝而進七十士及稷下之館養士盈千任其自去自來而此輩專於攻擊曾臣逐之乃至殺之如田忌田嬰等皆爲遊士所排陷故宣王亦知其不可恃而一時立談自炫其才不能早舍之故追悔之而弗及孟子告以此卑疏之賤士焉不可輕信須聽國人之公論而猶加察乃可非次特用若世臣親臣有過當去有大罪當殺者亦必參之公論詳加察訪而後可行其罰則雖有誅戮國人任之而公族故舊不怨則可以保故國而不失其尊故曰可以爲民父母須知用

之以新進之士言去之殺之以世臣言分得淸然後連得合也

爲巨室首節　此節與下節不同夫人幼而學之一段玩則何如三字言士於此時何如謂士必怨而不樂爲之用也爲巨室比士欲建名世之大業必求大木言幼所學者必王道之大得大木比人君能用也王喜比士心悅而效其忱斲而小之比舍所學而從富强之小道王怒比士憤怒而去之俗講章云任人不如任木者非且此言寓言王亦何嘗任木耶

今有節　此乃言王不能任賢以治國

齊人伐燕章取之節　以文王言民不悅者以民猶戴殷言也此節與下節各自一意此言民尚思燕則不可取若文王拯民於水火豈至民不悅哉

以萬乘節　此節乃言即今燕民不復思燕而願王取抑必拯其水火而施仁政若暴虐之則悅必改而怨矣　運謂又迎他人

王速節　立燕後而去本非孟子之始願以勢迫而爲之故曰猶

齊人將築薛章　苟爲善一段因太王而概論其理爲善以教養得民心言

魯平公章　天謂天之欲平治天下與否有一治一亂自然之理數

四書箋解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萅校刊

公孫丑

公孫丑問曰章　此章分二大段前段爲主重在行王道賤霸功後段以齊之時勢言是就公孫丑所疑帶出須點化入前段以齊王猶反手之意又在後段行仁政始見仁政正與霸功相對

文王節　而後失之也以時言尺地至是以難也以勢言

齊人有言曰節　此節總提時勢引起下二節今時二

字兼時勢言

夏后節　以勢言

且王者節　以時言

孔子曰節　此節歸本德上德即仁政德之流行本自如此故王道易行不當求近功而行霸政是應前段語不當添入時勢至下乃轉入時勢補反手意

當今節　民悅乃功倍之本故字頂上來

夫子加齊卿相章　此章大旨是辨聖賢異端之異而明孔子之學爲古今無偶之道其從不動心說起者以戰國

之士皆奔利達而喪其守 一當大任患得患失便自心把捉不住而告子一流人能制其心而不動因自矜其能以爲妙道不知學孔子之學者其於不動心者尤易流告子在不動心上做工夫聖學則以不動心爲自致之效其能不動心者以知言故自無疑惑養氣故自無恐懼而養氣之功在集義知言之功在學論理明義正自然仕止久速隨時應順而心固不動初不於不動心上用功也 章首二節是提綱恰緊在是不難句卽引出告子爲發辨之端不動心有道乎至曾子之守約也六節以戰鬬之勇作

譬喻因上孟賁句引出公孫丑錯認不動心作勇孟子乃言勇者固自有不動心之道而非君子之不動心卽以勇言亦惟曾子之得所守就中分三等亦以見同一勇而道自不同也　敢問夫子至反動其心二節是破告子之非　夫子惡乎長至是何言也是孟子自顯其學之正昔者竊聞之至未明其知言養氣之學使其心自然不動者自孔子來且非伯夷伊尹之可擬而告子愈不足言矣　行霸王之道而易以動心者以任大事而衆論繁與易於疑惑得失不可知易於恐懼也　是不難句要緊告子以不動

心爲難故以此自矜其妙孟子則謂如告子之忘物自遯
固不難而聖賢之理明義正自然不動亦不難也
北宮黝節　北宮黝以譬後所言助長無本而但求勝人孟
施舍譬告子不論勝不勝止是不懼一如告子不論言與
心之得不得止是不求不慮撓二句是他生質如此思以
一毫六句是他心中見得如此故曰思曰視思以一毫四
句是人不能挫他視刺萬乘之君二句是他要刺人無嚴
諸侯三句是實事無嚴者見諸侯時一粗豪無所敬畏也
惡聲至是偶然一言相觸必反之必字不論尊卑

似曾子節　似曾子子夏之義未詳註所云者不妥不當依之作解篤信聖人是不自用與北宫黝相反且曾子亦何嘗不篤信聖人意子夏設教西河時未免傲物求勝其徒如田子方以貧賤驕人正彷彿有北宫黝意曾子則如下文所云

昔者節　此節是借譬子襄好勇亦好戰鬬之勇曾子所言大勇亦是戰鬬不曲耳縮字雖近下道義然必自反則非純乎道義至大至剛境界吾往只是向前厮殺此見即以勇言亦必須自求而不可任情無懼如告子守約亦只

是守氣故前云孟施舍守約此又言守氣守約者守氣則
其守之者約也註得其要三字是謂孟子而僅賢於孟施
舍則亦但以戰鬬之勇言非孟子不動心之道且告子亦
不以此爲道註孟子之不動心三句未是孟子之不動心
其原出於孔子之聖學非但自反之直也

敢問夫子節　公孫丑所問乃問孟子與告子之不同處
孟子直摘告子之非以辨之則已之異於告子者見矣
不得於言是於天下之言其是其非不能眞知而辨析之
勿求於心是不須思維詳審以定其是非此與莊子齊物

論之詖同所以吹萬不同聽其自已也不得於已乃是已有志欲行而天下不應也使所志不遂勿求氣者勿任其適往之氣必欲其心之遂也此亦不使與接爲搆日以心鬬之意勿求於氣故見義爲外而不以累其心勿求於心故不須精義以明理而其心常逸則榮辱得喪皆可以相忘而心不動矣勿求於心斷言不可者以其頑冥不靈者喪其是非之本心也勿求於氣而云可者以氣生亦自心生且當求心以生氣而養之然所養者氣則氣亦有工夫非終不求也

夫志節　夫志氣之帥者以下分三層第一層以志爲主而氣從志令曰帥曰至曰持其志所重在志告子一定拿著個主意不爲物動與此相近故上曰勿求於氣可也然此自無志及志不正者言之耳則以持志爲重第二層言志與氣有互相爲功之道故曰體之充言非有此剛大之氣則一身之言動不足以應志之用曰氣次焉言志必須氣以爲之輔曰志壹則固爲之動氣使體充而有爲氣壹則亦足以動志而使所志得行則志日以增也志氣交相爲功志以作氣氣亦與志兩者俱不可不求旣以明求於

氣之非果可矣第三層就氣之有功於心全重氣上則就能持其志者上說此時全恃氣以配之蓋操之於平日者尤必決之於臨事之一旦於蹶者但氣之迫而心亦奮厲趨者氣之敝則心亦驚惕可以動其心是全恃氣以使心之得則大有爲而無所屈撓臨幾之大用在氣而安得勿求哉　暴字註未講出俗解及下劣時文謂養氣使酯使勿暴橫者大謬原說暴其氣非云氣暴暴虐也謂摧折其氣使不伸如暴君虐民使畏懦也小註多不識養氣將作元門養氣使柔和解邪說也

既曰節　三動字與不動心動字天淵之別不可橫牽動心動字乃恐懼疑惑此三動字乃驚動使有爲之意　註云頭蹶非也若是跌倒則是體動氣非氣動心左傳禮記及說文皆以蹶爲跳躍如救焚拯溺臨陣向前踴躍走進則動其疾追不退之心一足纔到地一足便起如今人走路曰趨

敢問夫子節　惡乎長是問孟子所以長於告子之本領何在　知言則自無所疑養氣則自無所懼不動心乃自然必至之效非以欲不動心而知之養之也告子以不動

心爲道孟子有道而心自不動所以長在此知言不徒在言上知註自分明知言亦是功效養氣有兩層須集義方得有此氣此氣既生又須善養既云善養則功夫亦在所以養之者善字亦是功效

至大節　至大能充其萬物皆備之大用至剛能歷富貴貧賤威武而不易其守直養順其所自生之理以養之以義生即以義養一直養去始終不易俗解以曾子所言自反而縮應此直字者非天地之間須看之間二字天地之間即人間也特說得廣遠耳塞乎天地之間言凡天下之

事事物物無不可擔當無不可發付無有不足處時文作上塞天下塞地絪緼磅礴等語皆鬼話爾

配義節　義者行己之正道者接物處事之理合而有助言氣與道義相合凡氣所流行皆與道義相應而道義之行必須此氣以助之使決斷而不中沮苟非此氣則雖志於道義而優柔不決如飢人之不能勝所負荷也

集義節　此節須玩是者非也四字蓋以告子不集義以求氣之浩然但務致虛守寂以忘物而心可不動乃譏孟子謂是將外起之義襲取氣以求勝乎物不知孟子乃常

常求此心之所安積集於內使此義順理直行自然發生此剛大之用蓋心與氣原不可分爲二行慊於心則氣卽卽從中而餒義乃吾心固有之制非因外物而有此名乃有此義而以內徇外也無是餒字是氣餒與上餒字言道義餒不同須辨之　告子未嘗知義是斷然他不曉得何者爲義唯其不知心自有義與氣同涵於吾心之中故以事物之名迹爲義便謂我從外面引個義來假之以勝物而不知集義者但求事事之慊於心也

必有是節　以上三節言浩然之氣所自生此節乃言養

氣氣由義生即以義養故曰直養順而養之也必有事謂應事接物時此身之言動行止取舍去就隨其所有之事皆須慊心而不使氣餒心勿忘謂事未至心未交之時此心常依於義而不使雜念參之以亂吾氣不苟且放心使閒以息吾氣勿正謂其有事時吾有此配道義之氣便可藐侯王成大業而無所餒且只盡吾之事及事之至氣自足以勝之勿助長謂心雖常存於養氣然必待時而動勿起於一念急於求見用以妄動而失道養之氣四者皆直養之是謂善養善字止作會字解切不可如小註添入不

急不迫養之使純等語　勿助長句只管實發下舉宋人
事只以言其無益有害之弊俗解有謂告子助長者大謬
告子方譏孟子助長他何嘗要此氣之長而況肯助之乎
告子以是爲無益而舍之者如魯仲連王斗之徒乃助長
何謂知言節　我能知道之大全而一偏之不足以盡道
乃以知詖辭之所蔽我能知道之所止而不可逞小慧以
肆辨乃以知淫辭之所陷我能知道之大中至正之矩而
不可踰越乃以知邪辭之所離我能知道之一以貫萬曲
暢旁通乃能知遁辭之所窮全在知字上見功效而所以

知之者求之於心而不求知於彼之言也若取人言而一一逆億之則已疑惑而心爲之動矣生於心謂此言於心也異端邪說皆由忽然起一可言之理於心便將橫據心中及其言之已濫則心生言言又生心遂成一若不可易之理而立許多科條名目以成一家之旨所謂政也既以設一若可爲法之條目遂有相牽而依之以行者乃至悖天理民彝而成大害唯早知其言之蔽陷離窮則距之放之無所疑惑非盡心知性深喻道之大體大用者不能故惟孔子能之

宰我節　善言德行謂之曰言則亦言也非謂其有德行
也凡立言有二論事謂之說辭論道謂之言德行如蘇張
范蔡等乃說辭之不善者楊墨莊荀等乃言德行之不善
者善則無邪遁詖淫之失故此節直專頂上節知言註分
頂養氣非是知言本知他人之言此以已所言言之者知
人之不善而後已無不善已之言無不善乃以知人言之
蔽陷離窮也

曰惡節　前但言知其所蔽云云未言所以能知之本領
知言必在窮理窮理必由學問兼言教者學以講而益明

也不厭不倦以體仁知則窮理盡性而天下之言無有惑之者養氣是聖修知言是聖學唯孔子能兩造其極而孟子所以能知言養氣者一在集義一在學教也

伯夷伊尹節　此下孟子自明其學聖有側重知言邊意皆集義養氣而不以行藏動其心伯夷伊尹皆造其極故皆曰聖若不厭不倦之學以窮理盡性則二子不能及孔子遠矣所以在仕止久速上說者以養氣但能得出處之正而以霸王動心者唯其不合於義而餒若知言則理無不明則天道人道隨時皆審故萬章篇中皆言聖之時而

集大成歸重知之事亦是此意唯窮理盡性而於世無疑乃以隨時皆中故孟子願學孔子亦學其不厭不倦之聖學所以與夷尹不同道而告子之不動心不足爲難者唯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斷乎不可不待辨而知其大略於聖人也

然則有同節　得百里之地二句是至大之氣足以任之行一不義三句是至剛之氣無所屈撓皆集義養氣之極功也

敢問節　以下明孔子之道古今莫及以見異端若告子

之類學非所學不足道也

宰我節　此節時文講章言堯舜功在一時孔子功在萬世謬甚孔子功在萬世自今日言之則然孟子去孔子未遠何云萬世且堯舜育人民教人倫又豈不在萬世乎曰賢則以德言非以功言公孫丑問所以異孟子未明言所以而微言自見蓋堯舜生知安行而聖學盡心窮理堯舜心未逮也

子貢節　言禮樂則亦以其所發見之理言蓋亦百王學之淺深也

有若節　出於類二句統凡聖人言之下句盛字乃屬孔子出者聖人之自超出也拔者尙論者簡擇而推高之也

以力章　德謂懷柔友邦無利天下之心息兵養民非干百姓之譽修身正己尊賢貴德仁謂恤患分災救民伐罪

以力節　人兼列國諸侯及民言觀力不贍句可見七十子句言服之誠詩云四句言服之廣遠

仁則榮章　此仁字以清心寡欲而通一國之志一國之務皆涵於心無痿痺不仁之患不仁則縱欲滅理與國政民情隔絕不相知

尊賢章　前五節皆以理數必然言之信能行此以下方落在人身上講　天下之士現在他國未屬己者

信能節　則鄰國之民二句是遙相欣慕卽上悅而願意卒其子弟四句言民欲歸我而其君倚强大而不服舉兵相距民必倒戈而歸順其君必敗亡如此則無敵句緊頂未有能濟句攻我既敗民必去彼而安於我則天下皆無敢與我爲敵者無敵於天下二句言與師以誅殘賊皆應天順人而功無不成天吏奉天伐暴之名然而不王者二句乃言革命爲天子五節層次相頂不可失序

不忍章　通章重一政字擴充者擴此心以及廣遠而充實之以事卽政也通章皆言人君行政時文至後段言心學者非

人皆節　人字極該得廣大匹夫有此心俟王亦有此心仁主有此心暴君亦有此心能全此心者其心著見不能全此心者其心未嘗不發露故曰皆有

先王節　斯字極緊卽所謂火始然泉始達也纔有此心卽使推行於政以曲全此心不以私欲妨之不以功利撓之不姑且隱忍而借之所以先王能有此心仁及天下

以不忍人之心三句推開論理言人能如先王則天下無不徧及玩一可字知時解復說先王者非所以節　此節就常人說以驗人之皆有實以見當時君之獨無不可在救孺子者兼說　不忍人之心是全體仁也怵惕惻隱之心是偶然發見之幾仁之端也今人二字須提明言雖凡人之不能仁者皆然　內交要譽惡聲亦不可說是私意私欲此三句但見其忽然自發之天良並無轉念則爲固有之心隨觸卽現明矣

由是節　此四心字皆以觸物而動之一念言故曰端不

可說得太好其能推行此四者尚未可知而但一時必動之幾自然感動矣　非人也非天所命之爲人人所受於天以爲人者異於禽獸特不必說出既爲人則必有耳註若無此云云者有疵

惻隱節　四端總自一不忍人之心上發起而隨所觸而異分之爲四也不忍自利傷物則羞惡之心生不忍以氣淩人則辭讓之心生不忍悖理違衆則是非之心生故曰仁統四端而施之於政則義以制事禮以待下智以知人皆以全其不忍之政　端是發見之萌芽亦就凡人不能

保全其不忍人之心者上說若先王則全體充實於心而
發見於外者大用周行不可以端言矣人皆有四德爲性
所固有特以蔽錮不得顯見而其終不可遏抑者隨所感
而發有此四心可因此以求其全心而推之
人之節　以四體比四端固是言所必有亦言有之則必
有其能有四端卽可行不忍人之政猶有手卽能持有足
卽能行能不能以政言明言謂其君云云時文只是講心
學全不顧上下文凡此類不通者衆矣
凡有節　火之始然旁通而不遏泉之始達流行而無所

息皆以不忍人之政言蒙曰火屬光明之象可比見之明
泉有流通之勢可比行之遂

矢人章　里仁節上節不仁以心言此節仁以術言不矯
拂其本然之心而擇惟忍傷人之術以全其不忍之謂仁
天之尊爵謂上天錫命元后父母長養萬物之大道人之
安宅謂天之所佑人之所順保國以保天下而強大不能
違之與下人役之賤且危相對　不仁不智二句亦四端
統於不仁意人役謂為強大所迫辱弓人耻為弓二句只
有其實不能辭其名意　仁者如射切不可將射連上弓

矢講各自一意　發而不中言雖或勢有未便不能旦夕
興起亦不急與强大爭但自行之未至益修內治耳
伯夷章　不立其朝非但不事不與言非但不友　立於
惡人四句是其不立不言之情立謂暫與相酬酢也　推
惡惡之心五句推其極致不必惡人卽鄉人無知之小過
亦所不能容
柳下惠節　不羞汙君四句言其三仕逸遺二句言其三
黜時賢在已之才德道所居官職之所當爲者逸遺初被
黜時窮阨終不見用爾爲爾以下是處鄉人事援而止之

言終不去國

天時章　此章言功效止是戰必勝不須添出成王業等語章意原是論用兵之道以闢策士談兵者之說君子固不戰而服天下卽以戰論亦惟得道以致人和爲必勝之術而談兵者天時地利之說皆不足道也　旬中空爲孤對孤爲虛甲子旬中空戌亥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倣此春木旺火相夏火旺土相秋金旺火相冬水旺木相

將朝王章　將朝王者欲與王有謀王來召者亦欲孟子謀之

六節　豈謂是與言禮所云者乃仕而受祿有官職者之
謂豈可賓師之謂　曾子曰以下分二意一言己不往以
應召一言王不可以臣禮責我自曾子曰至是或一道也
言我無慊而不以富貴受屈於時君至章末湯之伊尹重
繳此意言我有不可召之道非王之所能召自天下有達
尊三至不好臣其所受教言王誠尊德樂道以謀大有為
之君時則當以師道事我不可以臣禮召我
陳臻問章　此章俗講有添入齊王不能用孟子而徒致
餽故不受意此窮措大怨主司惡見不知君子於辭受之

際精義之大節甚重而用不用不足道也

孟子致爲臣章　此章知其不可句要緊如使字欲富三句是爲愚人點破原是沒要緊話不承上句來不可二字甚決斷其意季孫曰以下言之所謂龍斷指齊王時稷下諸辨客授館食祿養徒數百人王但畜之以自誇好士而時聽其辨論以資談笑彼則招搖以使人從己則雖不用而坐享富貴齊王謂天下士皆如此外尊之而實賤之孟子豈屑爲此故極辨以斥之而謂時子歲於流俗不能知也　古之爲市者節句句與正意作影子非但解龍斷二

字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比士以有道易君之祿位有司者治之耳比君但責效於士而心固重任之而不疑右左望而罔市利比稷下辨士居官守言責之外擇一安身獲利之術以受祿而無憂人皆以爲賤二句比辨士爲君子所賤而王亦因其可賤而賤之於是一有不合則放逐誅殺所謂今日不知其亡是也征商二句比以此而使人君一概賤士以至今欲以萬鍾羈我皆士之賤者使之然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此章孟子之意有不能明言者而大意自見於言外細玩本文自知之此人之愚昧在不急

往諫王使來留行而遽走至孟子前以己意妄言其意探得孟子有欲留行之意然後告王以可留而使王留如此癡想直是無言可答孟子宿晝已是不欲遽去何消他來聒噪孟子不得已以子思及泄柳申詳並說若像子思則王當不待人言卽速遣人來婉轉道意何須此人爲王而留卽不然而似泄柳申詳亦必此人急往王側諫王使留今先至孟子之前使孟子示以可留之意而後告王則直是不成事體孟子曰不及子思其實並不及泄柳申詳上文雙舉三賢下但云不及子思不云不及二子則以若云

不及二子便是教他往齊王處關說愈不成體乃既已說出無人乎繆公之側一句則恐此人又往王前說去而使人來留是孟子自做多許關目故斥絕此人之後不得不出晝長往是孟子之行人速之也故後人於予心猶以爲速而深惡此人倨待而痛責之